荀子

附校勘補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

附校勘補遺

荀況撰
楊倞注
謝墉校 盧文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抱經堂叢書及古逸叢書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抱經據宋元明各本合刊又經段玉裁汪容甫等參訂而古逸所影宋刻即抱經所稱宋大字本故據抱經本影印並附古逸本所載熙寧九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官銜及唐仲友跋經籍訪古志跋楊守敬跋於後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竝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愼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葢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狂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檮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蔵事以塘謬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驁也葢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荊軻枉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遊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幷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此乃當時坊閒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眞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愼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要敷陳往古持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倘以末官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杼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苟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矣○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仌案考工記輪人槁作敲鄭注云敲暴陰柔後必撓減轂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故木受繩則直金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大謂有言不知學問之大也於人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伕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音寒國策作于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爲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勸學
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
禍故福莫大焉脩身則自無
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
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
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
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鵠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
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

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蛺鳩方言作蔑雀蛺讀如厶蒙蛺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箸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翣雅烏蓬射干也蓬翣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蓝也蓋苗名蘭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漸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漸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漸久沮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漸爲溺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爲柱而柔則見束而任勞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約急皆其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

淫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也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檢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卽謂學也○愼其元刻作其愼大戴作愼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王篇引大

戴禮騏驥一躠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鏤亦是韻語功在不舍○此句當連上文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蟹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與蜊同蚶蜊也○正文蟹字上宋本有蚶字無注末蚶蜊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蟹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蠏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下宋本俱有能字爾雅云螣螣蛇郭與大戴同元刻無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盛本誤爲鼮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鼫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鴶鞠也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鴶鞠元刻作秸鞠毛傳作秸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鱏魚鱏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

在乎脩身也 眞積力久則入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禮者法之大分羣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之綱紀也謂禮法所無綱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敬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

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己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端而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蝡蠕微動皆可以爲法則蝡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嗷口嗷嗷然也嗷與敖通○案口嗷嗷舊本作聲曰嗷嗷今改正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强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讚古字口與言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皃啐與噴及囋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嚮與嚮同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

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嘗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說也道言憲標表也謹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飧壺也○飧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兒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遮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愼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紓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爲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

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柱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盡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爲學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見不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惽然必以自省也惽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故非我而當者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猒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亾得乎哉至忠反以爲賊詩曰嗡嗡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嗡嗡然忠其上訾訾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嗡許急反訾音紫○嗡嗡訾訾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滃滃訾訾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則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辯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

宏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以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宏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舒緩也爾雅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夷侻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偸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爲是非爲非是以非爲是謂之愚以非爲是則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弃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提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秏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

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慢卑湫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湫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湫之疾不能運動也○湫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湫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亦通庸眾驁散則劫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驁謂材下如驁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劫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行其道也○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折閱耳折常列切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

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爲愼墨愼謂齊宣王時處士愼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齊精當爲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益有分幷之故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爲輸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慠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此注多訛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脫言接悅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遵不曲謂直取之也辟讀爲僻慤誠信辟讀爲僻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漸也供恭也冀當爲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漸也人在泥漸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供疑是張拱之義行而俯項非擊戾也了戾也○案方言三輬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閒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卽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爲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曰學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案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閒本皆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羼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

非楊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葉削去之一涉反瀆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宋本作或不爲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而知大體者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爲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敬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敬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爲祥○案二字古通用老老而

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大老宋本作達老○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餘寡窮匱也積塡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赦之矣此固不宕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遊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取

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減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其事理所宜而不至怠惰勞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也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問而止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山淵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

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比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
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
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
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
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齊泰襲秦襲合也齊在東泰在西相去甚
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則曾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
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一國也無隔異亦可合爲
或曰卽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應山
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
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鉤有須未詳自齊泰襲
注末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訛鉤有須入乎耳出乎口
丁子有尾也莊子音義云鉤有須卽丁子也莊子爲尾世人
鉤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爲尾在下
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夫
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卵有毛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

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荀難說不貴荀察名不貴荀傳○荀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荀得非案外傳亦作荀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爲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險巇而難窺小心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昵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縗以畏事人縛與搏搏同縗與黼同謂自搏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嫉妒誹訾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與慢同廉而不劌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辯而不爭察而不激疑是刃傷本或作兩傷者訛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不至於勝雖堅彊而不暴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爲剛彊猛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則明通而類統類謂知類也愚則端慤而作卽敬天而道知則明通而類統類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法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卽和而理憂卽靜而違此作和而理

遲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流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愚則賊毒害也愚則賊而亂毒害也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說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而險輕謂輕佻失據翻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翻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懁同賊也喜則輕而翻懁急也憂則挫而慮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說文云懁急也憂則挫而慮通則驕而偏也窮則弃而僞弃自弃也僞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弃而僞字書無僞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爲善非案汗而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辭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辭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作身

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孰然也音知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濕濕受人之域域者哉濕濕明察之貌濕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濕子誦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心常安也致其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在仁義誠心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如神能化化育之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化謂遷善也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爲化春

生冬落則爲變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愼其獨所致也愼其獨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貳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至不能愼其獨故其德不形則不誠則不能不獨則不形不形則亦不能形見於外愼其獨也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

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持而得之舍謂不操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舉也詩曰德輶如毛）則輕舉至誠則獨行（舉至誠而不事自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行矣）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今知古以近知遠所持之術如此也○正人情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身違悖也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愨士矣端愨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

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夸誕生惑夸夸妄誕則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則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子魚賣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殃或爲祆○橋元刻作憍恭儉者僻五

兵也 偏當爲屏却也說文有偏字偏宴也與此義不同偏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閒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人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刻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若云不使殆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使使而亾者怒也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

毀訾也　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口也　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絜其身則自清也但能說斯愈濁也愈讀爲愈　絫之而愈瘖者交也　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絫而更瘖也　辯而不說者故上篇云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爭也　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　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　廉而不見貴者劌也　劌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劌行也　劌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憂又憂轉誤爲憂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舍俗字今作赦）○人也（各本作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忿其身內以忿其親上以忿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鐲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陽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鐲刺也之欲反故良劒謂之屬鏤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爲斫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爲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爲鬬也

有猶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猶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悍悍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彘之勇也辟讀爲避悍悍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閒曰牟爲事及利也爲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悍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鯈魚者浮陽之魚也鯈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鮢字蓋當爲鮡說文云鮡鱨鮡宇蓋鯈魚一名鯈鮡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鯈音調鮡布末反肸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肸與也鯈音調鮡布末反肸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肸與祉同揚子雲方言云祉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言祉作肸肸於患而欲謹則無詘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責人也迂失也反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案注取之道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爲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磔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磔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本同今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若制父所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

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陶當爲檮杌之檮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亾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謂所注意錯履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慢當爲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瀆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爲于僞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習亦哺哺而嗺鄉鄉而飽已矣哺哺嗺貌如鹽反嗺嚼也才笑反鄉鄉趨人不學則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粱然精絜貌牛羊曰芻大豕曰豢麋鹿曰麎麎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瞞然驚視貌與獌同禮記曰故鳥不獌許聿反○宋本作與眡獌同禮記曰故鳥不獌許聿反眡或為獌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為慊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案下忝元刻作胡簟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粢跔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粢跔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天下之公患也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鈐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鈐與拾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閒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注撊字宋本作憪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僩當爲嫻雅之義賈誼書傅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此以僩與陋相對義亦合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嘗紛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嘗於天下紛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紛賤桀紛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紛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猶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篋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篋箧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爲豈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爲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爲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贏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爲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泠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泠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之君子也脩飾作爲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

與及聖人之言粳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知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鈐察之而愈可好也鈐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益也禮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治人七情脩之所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十義捨禮何以治之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足知和同獨處則自足也

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以天下爲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

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葢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駰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駰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駰臂也駰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馬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馬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馬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馬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楚

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七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劒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是葉公子高微小短脊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掔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掔與絜同約也謂約

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儀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飭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供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供供音欺愼子曰毛廣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菑與菑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瓜青緣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注鬚一作鬚傅說之狀

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與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濟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蔑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爲證也○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非容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翻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博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孟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謏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謏欺毀也莫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千反也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讀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

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隧讀爲遂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遂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阯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

其蚑蚑鱗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蚑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疎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陽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故曰欲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後王近時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之粲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

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

大各反下同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間也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之意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古人情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爲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

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

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無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豬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

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者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贏餘也贏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爲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拙拙牽引也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拙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爲枻枻栝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拙枻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照故君子

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絜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

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言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端首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

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是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而不失其類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文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謂發言已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聽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嗜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足以爲奇偉傾却之屬奇偉詭大也傾却猶傾仰卽傾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

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幷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增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梟與澆同○梟宋本作獟注獟與僥同案獟字無攷僥亦澆之訛元刻作鴞亦未是莊子繕性篇獟醨散樸釋文云獟本亦作澆當從之　欺惑愚眾嵩宇嵬瑣　嵩與崧同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沐不以民爲憂內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沐不以民爲憂內

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鬼當與傀義同音五灰反又牛彼反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狩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元刻作香華反

不足以合文通治文義通於治道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

是它囋魏牟也

它囋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即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

何者爲忍情性蔡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蔡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巨氏反荀以分異人爲高荀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則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荀立小節故不足則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上功用大儉約而優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

翟宋鉼也宋鉼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鉼同音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細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細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貴老大歸名法愼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宋本注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子思孔子之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

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　溝讀爲惸惸憂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譁之貌謂爭辯也惸音寇猶音柚○注惸舊訛作拘案惸慈愚貌楚詞九辯直惸慈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傋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愼作穀瞀又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韻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總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豈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成名句卽上文王公不能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作箸下竝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多少無法而流涌涌然雖辯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涌涌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小人也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警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也騁其異見輕死以前數事爲察辯而操僻淫爲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宻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宻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玄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宏反遠罪過者也遠于愿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執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

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愼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爲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爲無欲者也

愨者也以不俗爲俗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爲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縱傳寫誤耳縱與纔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巨氏反縱所綺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

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誹虛譽不能誘誹誇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已解在不苟篇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葰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葰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葰當爲肆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恪然輔然端

儉然自卑謙之貌慘慘然憂戚之貌瞀瞀然冒沒於事之貌

兼兼然盡盡然端端然訾訾然是子弟之容也

兼兼然盡盡然端端然訾訾然是子弟之容也兼兼然盡盡然端端然訾訾然是子弟之容也兼兼然盡盡然端端然訾訾然是子弟之容也

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惛惡也勞苦也事業之中則憊憊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謏訽是學者之鬼也事業謂作業也憊憊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憊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謏訽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謏訽元刻作談詬案說文談胡禮切重文謏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談詬下引荀子作謏訽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偝詬之語同此彼偝音絜元刻罵辱也下有談音奚三字宋本無弟佗其冠神禫其辭弟佗共冠未詳神禫當爲沖澹謂其言淡薄也○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綩亦頗相似俗閒本俱作

第作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轍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優（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幷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餘所未盡聞也行下孟反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亾之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俠然見管仲之能足

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談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談地坎反）安忿其怒出忿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忿忿恚之怒外忿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大決謂不敢斷決之大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亾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顚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貶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

救不省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誅之非省少也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所景反四謂密也阮也其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間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武王誅二王斬紂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所殷紂之頸手如已尸子曰武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案溫字有誤或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是盥字之誤言其化行故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王則安以無誅矣刑措也至於成道豈不行以此言之

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謹愼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

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爲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嫡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嫡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

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盖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不足之時盈滿則思其後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矜喬而

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僵也炊與吹同僵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僵音竟○元刻作音僵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

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

力而不敢怠惰中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勤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功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辱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辱讀爲詘與詘同經縊也伏而詘天愈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愈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

有執不在上而蓋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導開謂開通導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

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爲己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頃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爲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爲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節期也儀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爲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字注今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安言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埶在人上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埶在人上之上謂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皆魯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賈賢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居者字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孔子聞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顚倒也遠者顚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稻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

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作君子不
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
作慙也○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
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
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
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
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量能而授官任使各
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才萬物
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
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偻指也偻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偻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偻何休曰偻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

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讒慝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讒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有偏僻之見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姤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姤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子

也敦厚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爲聖慕之知之聖人也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鑌相聯相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鑌鐳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猶今囚徒以鑌連柳也今有人於此脣然藏千溢之

寶雖行賈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賈（行乞也賈上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箸○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日委積夸誕則九竅空虛也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眾應之聲如雷○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

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傴僂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誦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之爲治辨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

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雜衆

多如理一人之少也井井井良易之○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貌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爲儼○注干以各本皆誤到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亂生於不足知足然後能長久也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葳蕤之蕤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臧善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

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挾讀爲浹浹洞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

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

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水汜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鄭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巳不从巳其地在咸皋之閒又漢高卽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壞以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至共頭而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至共頭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薈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墜共音恭○案共頭卽共首見莊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薈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

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遂選馬而進選簡擇也朝食於鹹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鹹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兜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鞏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屆也五刃刀

劒弓載矢也　合天下立聲樂　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濩同宋本元刻竝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　闔門扇也○案宋本閉作閇係俗體　跨天下而無蹶蹶也蹶越也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　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　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造父周穆王之御者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　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興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咎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

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也）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倍萬人曰英）慕而化之狂怪之（大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嫗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嫗也嫗或爲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隘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鏖傑爲嬉鏖音下界反傑音果嬉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寧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盤螺者宓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案鏖當作鼈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盤螺彼作蟹埒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

略粗也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

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

其言議談說已無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傯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傯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齊言行使無繼介之差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類者矣

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疑怠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懟怍也千忽反疑讀爲疑怠與怍同奇物怪變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

爲兩谷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亾不義而好利故亾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之後三年而王也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

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繆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蹶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云能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故有師法

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與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此注方釋情字蓋可見上文不作隆情

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然而可爲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故反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也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漠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

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壇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謂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已上之事語爲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臣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